



徐氏筆精

七



徐氏筆精卷之七

文事

載籍

書學

畫

碑版

孟子

孟子門人見於書者十七人皆配享他無考

藏書

海鹽姚叔祥有言今藏書家知秘惜為藏不知傳布  
為藏何者秘惜則網索中自有不可知之秦劫傳布  
則毫楮間自有遞相傳之神理然所謂不知傳布之  
說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時怒而百世與者則子  
孫為門戶計而不敢傳闡奇炫博樂于我知人不知

則寶秘自好而不肯傳卷軸相假無復補壞刊謬而  
默踵還癡一嘵則慮借抄而不樂傳舊刻精整或手  
書妍妙則懼翻摹致損而不忍傳凡此四不博者彼  
繇不知世变靡常聚必有散一旦三災橫起流爛滅  
沒無論藏者且累著作姓名一併抹煞是藏有加于  
亡何必後未信々署祖龍為也

又

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暹馬公  
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  
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

盡亡失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  
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叅知原岳謝方伯肇淵曹觀察  
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  
蒐羅批點不施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  
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楊文貞續書

楊文貞公士奇文籍志序云吾先世藏書數萬卷元  
季悉燬于兵吾早有志于學而孤貧不能得書稍長  
事鈔錄無以為楮筆之費則往往從人借讀不能數  
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

也弱冠稍遠出授徒所入頗厚始畜書不能多也及仕于朝有常祿又時有賜賚節縮百費日月積之一為收書之資歷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頗有所蓄視吾先世所藏千百之什一視吾少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將謹護珍襲不至于廢壞逮傳其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蓋有人視之漠然不以留意棄之如棄瓦礫者矣吾懼後之人不知守也凡書其志吾之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愛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敬之哉文貞公勲業名位冠于國初

賜賚祿入積為收書之費足見先輩雅尚

楊文貞母

楊文貞公士奇少孤貧十六歲出為村落童子師欲買史畧二冊百錢不勝惜其母夫人畜一牝雞數歲命以易之世有此母安得不生此子

保守書籍

世之蓄田產屋宇多者子孫稍賢必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衣食不匱也蓄尊墨彝鼎多者子孫稍賢亦保守不失何也可以資耳目近玩也惟蓄書籍圖畫多者子孫雖賢未必保守不失何也非深知篤好者

眉

鮮不曆越也余見保產業之家多至六七代而保書籍者不過一二代再益保之之法當較之田產屋宇尤加嚴密庶幾歷四五代也唐末吳人徐脩矩世守書籍萬卷皮日休常就借讀日休詩云保茲萬卷書守慎如羈絏陸龜蒙詩云吾聞徐氏子奕世皆才貲因之遺孫謀不在黃金錢若才貲不至奕世守慎不如羈絏非所以論保守也

聚書十難

陳貞鈇曰聚書有十難學無淵源一難也家少承書二難也不生通都大邑三難也乏慧鑒四難也隋唐

以上書不多見五難也携帶跋涉易致觸損六難也檢曝之勞病于芟畦七難也近無善本技擊斯苦七八難也家貧購書九難也斥時不閑便供蛙蟲十難也夫聚必有啟物理之常念此十難嗜好彌篤余嘗言曰田宅<sub>易</sub>購義書難逢緣不相值奇秘終蘊昔杜暹藏書每題跋尾曰請俸買來<sub>手</sub>自校讎及借人為不孝言雖未大亦自痛切矣

觀書三益

陳貞鈇曰客來觀書病懶時頹厭其煩然有三益不可以厭煩而廢賤性善忘經日輒忽獨對客搜尋之

事雖閑年能記一益也覽所不及皮床便蠹因客搜二益也習懶成病偶因客至整書忘疲亦古人運甓之意三益也夫學求益也一益尚可況三益乎

讀書樂

余嘗謂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藏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不足踰其快也大一公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余友陳履吉云居常無事飽暖讀古人書卽人間三島皆有哉言也

四觀

友人陳貞鉉曰室蘆雖陋取足庇身况有架書之所作廣廈觀薄田自供取足糊口况稟淡薄之訓作京城觀擁書萬卷取足娛志况嗜彝鼎之玩作極樂觀城居習懶取足鎮喧况耽禪室之趣作清淨觀

借書

陳貞鉉曰古人衣裘與敝書不借人則疑于不廣非不廣也置書之旁不畢世不得已借書之敝多致遺亡點汙則其掛懷不至於再置不已從書可再置抑又何嫌聞或重帙善本抄篇集函求遍都大邑不購非良緣奇遇不值亦閑年精時不成偶欲披閱或方借

而未還或已借於既失至于撫卷痛恨不如不借之  
為愈也客曰如是書終不借人乎居士曰書亦何可  
不借人也賢哲著述以俟知者真人以借書未是與  
書相知也與書相知者則亦與吾相知也何可不借  
未借者或蓄疑難或稽異同或補遺簡或搜奇秘至  
則少坐供茶畢然後設几持帙恣所觀覽隨其折騰  
請主客無相妨尋常供其不為添設絕不置酒恐緣  
酒而狼戾書帙夫如是或竟日或數日或數十日子  
俱不厭客亦無精若欲以半部一函持借出門僕已  
具觴酌輒于大廳大賢之前斷之不爾人各有願幸

母相強

贈遺得人

宋虞世和甫最愛黃庭堅每得佳墨精紙奇玩必歸  
魯直國初王羽儀之最善楊士奇楊喜收書或數月  
不相見相見輒贈一書時贈遺得人者也

秘書

蔡邕祕論衡于帳中或搜得之輒抱以去又家有書  
卷萬末年載教車與王粲何私一論衡而萬卷不之  
惜耶蓋搜得論衡者未必為邕意中人固宜珍秘而  
仲宣素有異才即指教車之與不為傷惠要在得其

當耳今世以書為羔雁連篇累牘贈送貴人貴人全  
不知惜膏蠟飼鼠予者非邕受者非粲徒為典籍一  
卮與其為貴人屑越寧秘帳中

異書

余嘗語曹能始云有異人其家必有異書常人之家  
必有常書俗人之家無書矣欲求異書先求異人不  
遇異人勿問異書

書不讐校

北齊書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  
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

博物

此且誤書余嘗披覽抄本之書十訛二三難以句讀  
令人燥熱又無處借書校對偶及邢事心神頓涼

識

史稱張華博物識劍獮及著博物志信矣然左傳引

叔向之言曰子產博物君子也又曰延陵季子閑覧  
博物君子也然子產季子不以博物名惟張華為著

讀書飲酒

謝少連云讀書須少年僻地靜夜早晨阮堅之云飲  
酒須淡酒小杯細談久坐二君得讀書飲酒之趣可

謂名言

讀 痛飲讀離騷

離騷悲憤令人讀之不歡故有人有云痛飲讀離騷  
蓋醉而後讀始不為鬱悒幽憂之氣所擾耳曹孟德  
云惟有杜康可以解憂正此意也

囊螢

隋煬帝宮中囊螢為戲車胤無油囊螢讀書丁朱庄  
囊螢當火恐熱氣蒸人同一螢火而所用苦樂迥別

書畫碑版

陳眉公云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  
見古人墓碑版如見先龍間物豈容更落樵采不

阿護名言也

趙家書畫

趙文敏善書畫而妻管夫人于雍寧翁孟顥孫鳳麟  
甥王蒙皆以畫名于時惟寧以書名不聞能畫

吳興三絕

元季吳興馮應科筆與趙子昂字錢舜舉畫稱三絕  
書法

六一居士筆說云古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遂傳  
遠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工於書隨與紙墨底  
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魯公書雖不佳後世見之必

酷

寶也又云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摹倣他人謂之  
奴書今人肉眼妄評某人書趣肖某帖不論其人之  
賢否正蹈六一居士之謬耳嗚乎此但可與知者道  
也

古書古帖

日疑當作目  
醫當作醫

帖嘗語人云書不裝不蛀帖不裱不蟲通末書板極  
善但一加外函不久生蟬藏書家須急去之勿惜也

戲魚堂帖

宋劉次莊寓居臨江卜築鑿池東山自摹淳化帖十

卷刻石置堂中時稱戲魚堂帖今在新淦縣東山寺  
前

寶晉齋

朱元章守無<sup>秀</sup>列治東北建寶晉齋有法書碑刻立  
壁間因名

寶晉齋

鄭回溪父子書學<sup>今</sup>善書小山山  
宋乾道五年狀元鄭僑本永福人家與興化隣後寓  
莆中淳熙間使金不屬官至參知政事著書衡三篇  
號回溪善行書草書其子寅官至樞密承旨著芭蒙  
七卷號肯亭亦善書二公書名不顯著作無傳近見

元人鄭灼所傳衍極專論字學多引述之而真論書亦傳綜古今惜無全文耳

董山書史

宋鄭昂字尚明號董山叅酒鄭穆之孫也作書史起伏羲終五代凡二十五卷今軼弗傳昂善書九仙山蓬萊峰盤石上有題名徑尺許古勁絕倫昂所書也

古磚

杭吳山萬曆乙巳年里人建水神廟于卜奠礎日豐草中的磚有光視之則古殘磚方二寸許上有安寧萬姓四字類蘇長公筆法今在廟中

古鏡

餘姚孫忠烈公初巡撫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楊賾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恠觀者多不識後孫公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

唐文皇像

余嘗見閻立本寫文皇御容絹素僅尺許虬髯鳳目神彩煥發傍署云臣閻立本寫今藏薛中丞家

宋太祖像

先伯兄舊有趙文敏寫太祖真像擊球圖桑皮紙游

絲金筆闇僅尺餘今在泉州丁司寇家

### 膠山絹海

古畫多用膠礬着絹唐宋名家皆然惟元倪瓈輩始喜寫生脫畫家蹊徑唐章孝標咏畫屏風云雨滴膠山斷風吹絹海秋唐宋畫全用膠礬此是一證

### 古碑

三代碑刻至今存于世者唯岣嶁禹碑與周石鼓文耳秦則李斯斷碑僅二十九字漢蔡邕石經與孔廟中郎碑陳思王碑蜀有樊侯碑餘俱不可覓

### 曹娥碑

曹娥江在浙之上虞當時孫權據越不知孟德何因與楊修至江游讀其碑也段芸小說云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魏武見不能曉以問群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穿四車中人解之乃禡正平便以離合解為絕妙好辭此說與諸書所載大異余謂孟德決無到曹江之理或是當時傳印耶鄭享曹娥碑文而孟德與楊修猜度之只見墨本非親摩碑石也祢衡之解又不知何據語林云操讀碑於汝南真為摹本無疑

### 泰山碑刻

泰山秦碑李斯篆在秦觀東廳壁僅存數字唐摩崖碑隸字在岳神祠後為苔蝕其半李白遊泰山詩六章篆刻方石豎會真官東廡

無字碑

泰山頂有秦無字碑唐武后乾陵亦有無字碑蓋碑緣文而立立而無字誠不可曉

番君碑

饒列番君廟碑趙文敏書厚七八寸文敏在京郡人欲乞真書碑重不可載乃鋟其碑面寸許載至京文敏書畢仍合璧之予至饒列見其合縫宛然昔人之

好事如此書法遒勁因搨數紙以歸

柚皮打碑

桂海虞衡志云打碑用柚子皮蘸墨以代檀官墨而不損紙試之良然

丁刻字

趙承旨時鄱陽丁信可者善刻字允承旨書極喜信可鏽刻奇絕他手不如也番君廟乾元寺二碑承旨所書皆信可刻今信可子孫猶日搨賣丁氏食此碑已十餘世矣他人不得揭也余至鄱陽目擊之

文人

游復文學

聖門列四科惟以文學許游復子復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於禮則有儀礼喪服篇於春秋則授之公羊高穀赤梁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子復與仲弓所撰定者許以文學夫何忝哉不知子游當時在何文學而魯論称之也當是世遠而撰述不傳耳若非魯論并稱之後世孰知子游亦文學也哉

江淹夢

史称江淹夢張景陽寄錦取還文章日躡又謂夢郭

景純索舊筆還為詩才盡何二夢相似之甚然則淹

之詩賦皆少作邪

沈約

續異志云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  
善如萬箭攢心噫此謗語也劉勰著雕龍既成未為  
時流所稱取定於沈約投之車中約取讀大重之嘗  
陳諧几案倘萬箭攢心定不爾尔

李杜子孫詩集一百八十五起以封之  
盛唐詩人莫過李杜其子皆早夭至孫曾則泯然矣  
晚唐詩人莫過元白又皆無嗣惟韓退之子孫綰襄  
俱登進士蟬聯金紫天之報施誠不可知

賈島馬端臨嚴羽羅願

賈島詩歌清淡奇峭可與孟郊張籍比肩舊史不為立傳新史附名韓愈之後數言而已馬貴與博治阜絕古今嚴儀卿論詩理入三昧羅端良翼雅富如武庫宋史俱不為立傳并附名亦無之史臣之不公如此蓋冠蓋之華易登史冊布衣之僚難上石渠賈島官不過主簿貴與儀卿終身草茅端良位不甚顯故史臣特畧之茲數公之名自有不朽信夫文士不因位顯亦不藉史傳也

文士好奇

唐劉蛻取生平所為文千一百八十紙起塚以封之有作銘曰文乎文乎其鬼神乎風水惟負將利其子孫乎白居易寫生平所為詩四部置諸四大藏經中與寺僧約曰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唐求詩成置之未瓢任流江中識者得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陸龜蒙以平日詩文稿藏之像設腹中至宋咸淳中里人醉仆其像腹稿始傳南齊褚澄著遺書十卷刻石納之墓中後群盜發墓得蕭廣父子釋義以傳古人藏文各剏獨見不相師襲元魯脩都陽人有詩明十人皆工詩賦恐罹兵燹失傳延埴為

甓刺瘞山中名曰詩塚宋濂為之銘蓋倣劉鯈也劉鯈文塚在今蜀梓州南二里兜率寺庭前古柏數百株皆虬枝龍幹至今尚有

元微之

元白雖齊名而微之品格不逮樂天遠甚微之少通崔鶯鶯作會真記慕其事既通籍又夤緣宦官得知制誥為武儒衡鄒厭恬不知恠文人無行殆斯人與

溫李

北夢瑣言云溫廷筠舊名岐一名廷雲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今皆以李賀為溫李非也

誌銘兩手

明道間洛陽張堯夫卒尹洙作墓誌歐陽修為之銘志銘出兩手亦古今希覩也

進稽古錄表

司馬溫公撰稽古錄成黃魯直為作進表今黃集刻之司馬集刪之可見古人文字無所假借亦不掩為已有也

祭文 黃叅

宋張子韶祭洪忠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其子洪邁深

感其清今世叅文濫觴可厭使人如子韶不知有  
許多紙筆黃云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如子韶云之不  
幾于沒字碑乎豈可為訓惟

武廟叅斂文襯

云朕在東宮先生為傳朕卽位上帝先生為輔朕今渡

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人物攷

杜宇鼈靈

戰國時杜宇君于蜀奉荆人鼈靈治水水既平禪之  
位死肯葬于鄴今鄴南一里二塚對峙鼈靈一云鼈  
令

八公名

蘇飛李尚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習昌

兩京房

漢有兩京房一為楊何弟子官齊郡太守宣帝時人  
一為焦延壽弟子東郡頓丘人其說長于災變今漢  
書京房傳及世所傳京氏易傳皆延壽弟子也

林閭

林閭氏楊雄之師也見路史七卷第十三之註

寶誌公楊大年

寶誌公宋元嘉中現于東陽郡古木鷹巢中手類鳥

既

爪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為姓楊大  
年始生則一雀離家人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異  
之追至江濱開視則雀蛻嬰兒具鳥體猶有紫毳及  
餘誠月乃落世間恠事往々有之不但后稷之生為  
異矣

鐵冠道人

蘓于贊在海外自號鍤冠道人詹仲和亦號鍤冠道  
人楊廉夫亦號鍤冠道人洪武初有鍤冠道人張景  
華常與

太祖言休咎未來事

菊坡

宋季崔丞相與之號菊坡至八世其家有菊數本皆  
一蒂兩叢人咸異之

長人

荀堅時有夏默獲磨那申香三人身長一丈八尺並  
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翟母漂母

漢高帝厄於楚餒甚翟母常饋食及帝業成母已死  
矣高帝封其墓至今名封丘縣漂母哀韓信而進食  
後報以千金至今廟祀所謂一飯之德不忘也今人  
報德如漢君臣者鮮矣

卷之三  
美人名風

晉世羨人以風名者惠帝皇后講南風洛中謠曰南  
風烈々吹黃沙石崇婢名翔風

翔風

石崇妻名翔風諸書互見不同有曰翔風有曰翫風  
翔翫三字相類必有一定者

備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鉅妻王逸少之  
師也

昉倡啞倡

秦少游傳昉倡云倡貪不能自贍與母西遊京師京  
師色府也羨昉巧笑以千萬計若具兩目猶恐不售  
况眇一焉其瘠于溝中必矣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  
有少年見而悅之為留飲終日因大嬖嬖置別第謝  
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少年不  
食或有嘲之少年忿曰自子得若人視世之女子無  
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矣以多為楊康夫傳  
啞倡云倡錢唐人也生無啼聲父母欲棄之年及笄  
天質秀利中益警穎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倡  
名未見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声取悅啞而伶

價以聘何恩也。賈曰：婦以長舌敗人之家，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賈侍姬百十人，啞娼寵專房。一飲食非啞倡不甘。賈婦死，推啞娼為繼生。三子爲夫倡，至于眇啞宜乎？無顧盼者，乃少年大賈娶之。女游廩夫傳之，信乎？物無定價，隨所遇也。

名人生卒墓地

許由塚

箕山有許由塚，乃石椁。歲飢，有惡少，發之，輒令至今猶存。

扁鵲墓

湯陰有扁鵲墓。墓前有土可以療飢鄉人試之，輒驗。

亦理之渺茫者。

李白生卒

李白生卒二史。舊新唐書既自矛盾，後人又有采石捉月之說，愈不足信。按李陽冰序謂白疾亟，枕上授冰俾為集序，是白死丁牖下，葬江中明矣。梅聖俞詩有云：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天者，有家人漫傳，又信捉月之事矣。陳眉公謂李白生于彭明縣青蓮鄉，故號青蓮。想別有據。

杜甫卒年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壬子卒于大曆五年庚戌享年五十有九舊唐書云甫以永泰二年嚼牛肉白酒一夕卒當是庚午歲尚早四年誤也新史正之云大曆

中卒

李賀生卒

宋祁唐書李賀傳卒年二十七李商隱作賀小傳年二十四王元美卮言賀年二十六所載不一商隱與賀同時當為實錄

元微之卒墓

南部新書云元稹之薨也卜墓之文為火所焚以煨

燼之餘瘞之予接白居易為元稹作墓誌以太和五年暴疾薨于位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未嘗言及火焚足徵南鄙之妄

梅花道人墓

元梅花道人吳仲珪墓在蘇列武塘題曰梅花和尚之塔今有橡樹猶存

李空同墓

李夢陽北地人墓在河南府鈞州大陽山侍郎崔銑作墓誌

徐氏筆精卷七終

周正辨

古今周正之辨紛々不一溫陵陳元齡引六經語孟  
最為明白辨曰周正建于六経闢如也其紛々藉以  
為三正遞建者背漢以後諸儒之託傳也如尚書大  
傳外史記如獨斷如元命苞如孔叢子如後漢書皆  
穿鑿附會以周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八寸為律中  
黃鍾是也若其他則承訛而襲舛者也如晉董巴如  
宋邵堯夫朱元晦以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  
雖指丑而日月五星迺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  
此是也又其他則隨聲而附和者也如程伊川春王

正月孔子自行天子之事故文定夏時冠周月劉和  
夫王正迭建不止三代是也皆於口授之餘以疑傳  
疑而未嘗於載籍之中以信考信日懸遠而日支離  
故竟千古而莫決也吾以為詳周之故者莫備於六  
經六經今黎庶有也雷商周之際而未嘗一及改朔  
之事節細搜博攷而無從一徵建子之實其非建子  
可知也且不特此也六經之中其記時日月者亦不  
為少然徵之建子而無所可徵至按之建寅則無一  
而非夏正其非建子而為建寅又可知也夫六經莫  
先於書書之陳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謂二至

也建子而春冬而秋夏矣二至其何以称之金縢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盡偃言夏令也周之秋  
五六月禾方出土安得大熟而盡偃之此書證也繼  
書莫若詩詩之陳豳風也七月終篇無一而非夏時  
朱元晦以為追述公劉后稷似也茲詩作於周亦周  
時之云耳強而附於夏無論周公不出此真如今  
及古何也小雅采薇諸詩旁還卒還役之詩也今年  
暮春行而其詩曰肯我雋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  
薇薇亦剛止其非建子之春秋矣明年夏代者至復  
留備秋故其詩云有杕之杜有旣其實日月陽止至

過十一月而還又明年中春至故其詩曰今我來歸  
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途又曰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征夫歸止兵亦建子之秋春興十一月矣此詩  
證也六月詩曰六月棲々戎車既旣十月詩曰燁々  
震電不寧不令旣以建寅言也不然周之六月何以  
犯司馬法而曰當夏興師且八月雷未收声何不寧  
而不令也又如四月之四月維夏六月往暑秋日蕡  
蕡百卉具腓冬日烈々飄風發々小明之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臣工之維幕之春亦又何求節之參看其  
為建寅皆無容置一喙者此又詩證也詩亡而後春

秋作春秋魯史魯之歷周歷也隱三年左氏傳云夏  
四月鄭祭足率師取溫之麥禾又取成周之禾明乎  
其夏時之夏秋也以為周而四月夏之二月秋七八  
月夏之五六月麥禾其何從取之九年三月庚辰大  
雨雪傳云書失時也必夏之三月而後建辰月而後  
麥未及下種可云無麥耶此春證也僖五年八月出  
牛晉圖上陽悶於卜偃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  
辰鶴之貴天策焞々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畢鶴火中必是時

也且而鶉火中復之九十月交非建子之九十月交也甲午至丙子四十三日正十月朔日也十五年秦伐晉卜徒父筮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才實落才亡其為夏之令也微矣二十一年夏大旱焚巫垣杜當陽注云周之夏二三四月旱不為災焚巫垣災極也周不足而夏災也成二年二月無冰傳云啟而無也達于而二之月鑿冰冲之何以啟冰耶十六年正月雨水冰傳云寒過節也以為過節則夏之正而非周之正又明矣此又春秋證也大載禮之夏小正夫子之所謂吾得夏時者也戴記三月令所謂周

時者也今觀月令之歲月日時星中辰次與小正有以異乎無以異而以為夏寅而周子何也周禮五官俱以正月之吉始和布令於邦國都鄙非寅正而正月之吉其安能以始和廼若遂大夫正歲而簡稼器修稼政也媒氏中春而令會男女也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而讀法也其何非夏令也又如旅師周栗而春頌而秋歛也山虞而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籥草中春擊上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司爟季春出火季納火也挈壺氏及冬則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也又何時而為周令也此又禮證也曾點曰暮

何

春者春服既成孟子曰春者耕而補不足秋者歛而助不給非夏正也而暮春何以春服既成而洛沂風舞雩當秋而歛可有而助不給也又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夏之七八月之間苗豈其盡獲而無可槁而元晦必以為周五六也豳風云十月獲稻又云十月納禾稼之以十月登塉去前七八月之間尚有兩月此時苗正望雨之時一不雨而稿甚矣而必強而附之五六月他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於農隙之時以平治道塗而必以為周之十一十二月信如所言則築塉圃納禾稼之時而勞之以

修造橋梁不其病民而虐用之豈所為先王之制耶凡此皆載在六經語孟當時朝廷之所以作車民閒之所以興作與夫聖賢之所以刪定里巷之所以歌謡自上及下自周初至戰國人經數十代書傳數百年細々搜索無一不合於夏正不知何故而為三正之說而後人隨声逐影至於夫子修春秋如春王正月正叔康侯求之而不得其說而一以為夏時冠周吾夫子也或曰胡文定曰前平周者改年而不改月如伊訓元祀冬十有二月三祀冬十有二月此何以

稱也曰商之十二月履見此二年耳他無所考也彼  
凡事書年而偶及月若必以此為建丑定案則周書  
中之惟三月亦再見二月五月十有二年六月亦數  
見幾何不以周之走二三五六月為歲首耶曰左氏  
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此又何  
說也曰此與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  
八月日頻食所謂司歷過也失置閏之故也日月無  
連月頻食之理以失閏亂書夫子因而筆之而無從  
正定左氏正月南至之說正為是也至二十年二月  
則益荒矣今用夏正未有十二月冬至者即以為建

子而二月迺南至此其為失閏無疑然亦左氏傳之  
夫子未嘗筆之經也左氏出於西漢之末其為魯魚  
附會不可知然以左質左而為夏正十之九獨二至  
以失閏而偶不合耳夫吾何知周正吾知有六經語  
孟而已

漁樵問答

齊南太守題漁樵問答云漁翁繫艤清溪濱樵夫息  
肩臨水瀨欣然抵掌坐盤石苦樂何妨同討論漁翁  
問樵長吁若朝去暮來冒風雨脣癰絕壁難躋攀幽  
徑荒林足豺虎何如一葉隨中流風清月白涼颸颸

名號主玉翁初名葉宗季長號梅崖道祐

羊藏

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  
西風吹落雙雙桐影滿地碧石雲如水流

羊藏

柳梅屋直祐

日人夜寄遠

小庭月色

近中秋

西風吹、勝上雙桐

影滿地、碧石雲如水

流

尾甌篷底動春酌去來去長自由樵夫答云誰所  
慍雨笠烟蓑足風韻晚來腰斧入寒林晚去舒遲忘  
遠近行行且誦復歌之暮去朝來樂更多擔柴入市  
換春酒醉來和月眠春坡樵夫漫問漁翁若窓外孤  
蓬無定宇凡波且久相喧逐短棹長篙那得主何如  
林下長嬉遊或薪或棫忘春秋時來卽作會稽守命  
薄從教空自頭漁翁答言余所樂蓼岸蘋洲隨意泊  
女兒江口日初長新婦磯頭嘲未落勦之一枕蓬底  
眠醒來猶在蘆花邊人間若訪去眞子何異隨流覓  
水仙兩言閑答皆云爾苦樂平分忘彼此相携一笑

暮雲橫坎過流行隨所止詩皆清麗直撫胸臆亦足  
傳也聖祖龍興辟倅臨洮濟南太守有擊壤集一卷

